

儿时伙伴 情最真



□郑乃谦

属一省，却山川相连。1982年，秀平回了一次西村。分别8年之后，再度相逢，我俩都十分激动。至此之后，因为彼此忙碌，也没有再联系过。后来打听到，他父母健在，秀平夫妇生有一儿两女，有一个温馨的家庭。

三、想念

认识至今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，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变的是我对儿时好伙伴的思念。因为秀平满是微笑的面容早已烙在我的脑海里，儿时相处的情景也时常浮现在我的回忆中。当年的小玩童，现在已经有了孙子辈。闲暇之时，时常忆旧。遥望那座高耸入云的大山，我心中默默地为之祈福。

“乃谦，明天上陵川，去找你那伙伴。”2017年中秋前夕，电话里传来了蒋京华的声音。

陵川，在云台山的那边，与修武山川相连，为什么我如此向往？

小时候听奶奶说，荒年时，许多人到山西逃荒要饭保住了命。守在家里的许多人饿得奄奄一息，是从山西过来的八路军，带来的小米救活了这些人。长大后才知道，与修武相邻的陵川，当年接纳了不少乞讨者。1943年，父亲拿着棉粗布去那里换粮食。八路军老二团六连，是经陵川根据地到西村一带重新开辟修武抗日根据地的。1946年拉锯战期间，许多乡亲又逃到陵川一带躲避战乱。我的曾祖父带领一家人，在陵川度过了1948年的春节。我时常盯着地图，想象大山那边是什么样。看陵川的秀美山川，看看祖辈当年逃难的地方，见见儿时的小伙伴，成了我心中的渴望。

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，蒋京华驾车与我上山跑了一大圈。从茶棚古道爬到岭上时，看到路

边建的一面仿古墙，上边写着鲜红的大字“建设大美古陵、小康陵川”。我说：“陵川平城有一位小学同学，35年没见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上一面。”说着无心，听着有意，这才有了蒋京华的电话。

四、寻找

去陵川平城那天，与京华一块来的还有同学陈建昌。我们三人上修陵公路，穿越叠彩洞，路过茱萸峰，进入了山西地界。

登上高山之巅，看到奇花异草，连我这个山里人都感觉十分新鲜，那长年生活在县城里的两位更是感觉美不胜收。建昌忙于拍照，京华则希望找到中药材，那快乐劲儿就像银环到了朝阳沟。路边一丛灌木，没了叶子，枝条上结满了鲜红的小圆果，密密麻麻的红彤彤一片。村庄和梯田都在半山腰，房屋错落有致。再往后走，村庄在岭头上，梯田环绕着村庄，住宅都是瓦房楼。无论村内街道还是公路两旁，都十分整洁，令人舒心无比。“长年生活在这里，真跟神仙一样。夏天找处闲房住下来，该是多么享受！”京华兴奋地说。

走进庄稼地，那玉米长势特别好，秆身粗壮，穗如棒槌，比平原地区水浇地生长得都好。出了深山，进入丘陵地带，庄稼地面积更大了，一块连一块，铺满了整个山川。陵川，真应该叫米粮川！

过了县城，过了平城，临近中午，我们终于到了草坡村。村口立着一个大牌坊，两边草坪上栽着一行行翠绿的小侧柏，外边就是玉米地。蓝天白云下，一排排楼房红墙红瓦，在秋野里显得十分美观。村口修了一个大花池，池子中央的假山上刻着“生态立村”四个大字。村前的小广场，晾晒一片又一片金灿灿的谷子。

五、见面

大美古陵，小康陵川，名不虚传！当初，听到草坡这个村名，还以为是荒蛮乡野，今天才知道本身就是富庶之地，怪不得荒年时河南人流落到这里，怪不得秀平一家人当年没有返回原籍，而是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草坡村。

“秀平，秀平！”一踏进院子我便喊。出来一个敦敦实实的男子汉，自我介绍后知道是秀平二弟晋平。过了12时，秀平从平城赶回来。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：“总算找到你了，总算找到你啦！”我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四目相对，热泪盈眶。

岁月催人老。长福叔患病无法行走，长福婶满头白发，耳朵又背。突然从老家来人，两位老人也是满脸欢喜，我给他们拍了合影照。秀平弟兄四人在平城镇设宴款待我们，谈往事，谈未来，我们举杯畅饮。分别时，秀平还特意准备了山西陈醋和他们食品厂生产的月饼。

到了陵川，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地方，到了我思念已久的伙伴家里，35年的愿望终于实现，心想事成的感觉真爽、真美，连同行的蒋京华、陈建昌都替我高兴。

一、秀平

秀平是我儿时的好伙伴。

秀平，想象中一定是个清纯、美丽、朴素的女孩子，可我的小伙伴秀平竟是一个敦实的男孩子。四方脸上散布着几颗小米粒大的黑痣，张口一笑，露出一排整齐的板牙，两颊显出一对小酒窝。他的四方脸型配上小平头，十分顺看。按现在流行的话说，秀平就是一个小帅哥、小靓仔。

听大人说，秀平的爸爸长福原本是西村郭门之人，灾荒之年随其母亲到山西逃荒时被卖到陵川，长大后在山西成了家，并育有5个儿女。解放后，其老母亲和兄长天天想、年年盼，盼望他带着全家返回河南老家团聚。

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，他们全家回到了西村，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——秀平。因为是转学过来的，上课时秀平特别用心听讲，成绩没有落下来，尤其是书信写得好，受到老师的表扬。平时他话语不多，但是与同学们讨论学习时，会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带山西口音的话，听了很新鲜，一位喜欢开玩笑的同学经常模仿秀平的口音。在小伙伴们的开心笑声中，秀平像一个羞涩的小姑娘，面泛红晕不再说话。

放了学，我俩先完成家庭作业，然后才玩耍。小人书比较稀罕，小伙伴们就互相交换着看。那时商品玩具本来就很少，大人还舍不得买，小伙伴们就动手自制。秀平擅长手工，教会我制作火柴手枪。拿着火柴手枪，听着那手枪发出的悦耳声，我似乎有一种成就感。

二、分别

到了夏季，他们举家返回山西，过了伏天又搬回河南。就这样，他们寒来暑往地来回迁徙着。1974年春天，小学快要毕业时，秀平全家再次返回山西，而且走得很突然。我事先不知道，也就没有去送行。之后，他们全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西村居住。原因不清楚。后来才知道，在这里，秀平妈妈不光是酷暑难忍，更主要是他姥姥尚在，一座大山相隔离，母女都在相互牵挂中煎熬着。他爸爸有工作，想调动也很困难。借我的一本连环画《地道战》他也没有来得及归还，当时的价格是2角钱，似乎有点心疼，又一想，就算是作为送给小伙伴的纪念品罢了。

秀平走了，我心中多了一分孤独，也添了一分思念。

上了初中后，我还是经常想念那位远方的小伙伴。有一次，我向秀平的伯父打听他们在山西的详细地址，知道是陵川县平城公社草坡大队。原以为是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后来才知道修武与陵川虽然不

